

· 文献学研究 ·

汪应辰《文定集》程氏节录本三考

廖章荣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摘要:南宋汪应辰《文定集》不见于宋元时期的官私目录,其结集时间应在元末明初之际。明代弘治年间,程敏政于文渊阁发现五十卷本的《文定集》,并将此书摘抄,是为程氏节录本。嘉靖年间,夏浚将程氏节录本略作调整后,将此书刊行于世,是为夏浚刻本。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文定集》若干佚文,合夏氏刻本厘为二十四卷,此即《四库全书》本。但关于程氏节录本的卷数及附录问题,史籍均有不同记载。结合程敏政本人及夏浚的记载,可以确知程氏节录本为十二卷,且并无附录。

关键词:汪应辰;《文定集》;程氏节录本;卷数;附录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Three Researches on *Cheng Minzheng's Extracts from Wending Ji* by Wang Yingchen

Abstract *Wen Ding Ji* is a work by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cholar Wang Yingchen. It was absent in official or private catalogues of both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rare copies were passed dow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Hongzhi, Cheng Min-zheng discovered the 50-scroll version *Wen Ding Ji* in the Imperial Library, and made an extraction, which was called *Cheng Minzheng's Extract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jing, Xia Jun made a revision of *Cheng Minzheng's Extracts*, which was called *Xia Jun's Engraved Version*. Later, compilers of *Si Ku Quan Shu* made an extraction of *Wen Ding Ji* from *Yong Le Da Dian*, and then combined such extracts and *Xia Jun's Engraved Version* into a 24-scroll version. Up to now, there has been a dispute over how many scrolls *Cheng Minzheng's Extracts* was made up of, and whether or not it has appendixes. On the basis of a careful reading of both Cheng and Xia's writings, it is believed that *Cheng Minzheng's Extracts* has twelve scrolls in total, but no appendixes.

Key words Wang Yingchen; *Wen Ding Ji*; *Cheng Minzheng's Extracts*; number of scrolls; appendix

汪应辰(1118—1176年),初名洋,字圣锡,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市)人,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进士第一。汪应辰初授镇东军签判,累官至吏部尚书,后因得罪宋高宗,遂自请外任,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在平江任职期间,汪应辰又以米纲之事连遭贬秩,“力疾请祠,自是卧家不起矣”^[1],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卒于家,谥“文定”,有《文定集》传世。

汪应辰《文定集》又名《汪文定公集》《汪文定集》《玉山集》《玉山文集》。关于此书的版本情况,祝尚书在《宋人别集叙录》一书已作了简要介绍^[2]。此后,李冬燕在祝尚书的基础上,对汪氏文集的版本

源流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2]。尽管如此,汪应辰《文定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如《文定集》的结集时间以及程氏节录本的名称、卷数和附录等问题。为此,本文拟对有关程氏节录本的若干问题逐一进行辨析。

1 《文定集》的结集时间及其版本

汪应辰的部分著述,宋人书目已有著录,如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了汪氏《汪端明内制》一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分别著录了汪氏《唐书列传辨

证》二十卷、《玉山翰林词草》五卷、《玉山表奏》一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则著录了汪氏《玉山先生表奏》六卷，但《文定集》不见于宋人书目和序跋，至明代《文渊阁书目》才著录汪应辰《文定集》，故李冬燕认为《文定集》五十卷本的结集时间应不早于元代中后期^[3]。然笔者认为汪氏文集的结集时间可以作进一步界定。元初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分别著录了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二十卷、《玉山翰林词草》五卷、《玉山表奏》一卷，然《文定集》则未见著录。而元末脱脱等人所修的《宋史》，其《艺文志》也仅著录了汪氏《二经雅言》二卷、《唐书列传辨证》二十卷、《翰林词草》五卷，亦不见《文定集》。迟至明代正统年间，汪应辰《文定集》才首见于官修的《文渊阁书目》。从宋元明时期各家著录的汪应辰著述来看，笔者认为汪氏《文定集》的结集应在元末明初之际。

明代永乐年间，解缙等人编《永乐大典》，曾将汪氏部分著述录入《永乐大典》。正统年间，杨士奇等人奉敕编《文渊阁书目》，此书著录汪应辰《玉山文集》一部，共十三册，系全本^[4]。弘治之时，程敏政于文渊阁发现汪应辰文集五十卷，遂将此书择要摘抄，编为十二卷，是为程氏节录本。那么，《文定集》在此之前是否有刊本流传呢？程敏政《题汪文定公集抄》云：“玉山《汪文定公集》五十卷，旧有刻本，今亡，而秘阁本独存。”^{[5]687-688}据此可知，在弘治之前，汪氏文集已有五十卷的刻本，惜已亡佚，而程氏所谓的“秘阁本”即《文渊阁书目》著录的《玉山文集》。程敏政说《文定集》“旧有刻本，今亡”，那么文渊阁所藏的《文定集》应属抄本，这与程氏所说的“旧刻”显然是另一个版本。关于程氏节录本的名称，史籍鲜有记载，而今人论著也没有提及。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程氏节录本的名称为《汪文定公集抄》，而程敏政为节录本作跋时，题跋名为《题汪文定公集抄》，可证程氏节录本的名称确为《汪文定公集抄》。《汪文定公集抄》在程敏政生前并未刊刻，仅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直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程敏政乡人夏浚才将此书刊行于世，此为夏浚刻本，夏氏刻本为十三卷，与程氏节录本略有不同。万历年间，又有夏九州刻本，夏九州刻本是据夏浚刻本而重刊。

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文定集》若干佚文，与夏氏刻本相校后，去其重复，

勒为二十四卷，此即《四库全书》本。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内容，有十分之四五不见于夏氏刻本，据清人陆心源说，馆臣辑出的内容“凡文四百五十六首，诗五十八首”^{[6]584}。尽管如此，《文定集》仍然有不少佚文，如陆心源就发现《贺郡王冠礼表》《谢转官表》《贺左丞相启》《贺中书林侍郎启》《贺朱丞相帅绍兴启》五首佚文为《文定集》所遗漏，李冬燕在《汪应辰文集版本源流考》一文说：“光绪二十年（1894年）福建补刻《武英殿聚珍版书》，便将陆心源之辑佚作《拾遗》一卷附于《文定集》二十四卷之后。”^[3]据此看来，李氏显然是将陆心源视为《拾遗》的辑佚者，实际却不然。这五首佚文虽为陆心源所发现，但真正的辑录者却是傅以礼。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云：“归安陆存斋观察心源是集跋，据《五百家播芳大全书》又得遗文六首（应为五首之误——引者注），牒列篇目，见《仪顾堂集》。今检原书，具录全文，辑为《拾遗》附后。”^{[7]192}可知傅以礼是在陆心源的提示下，将佚文辑为《文定集拾遗》一卷。傅以礼是闽刻本《武英殿聚珍版书》修补工程的主持者，刊板时曾将自己所辑的《文定集拾遗》附于《文定集》之后。

2 程氏节录本“二十卷”“二十一卷”两说辨误

关于程敏政节本的卷数，一般认为是十二卷，这在清代中期以前向无异词，惟清末陆心源、傅以礼、耿文光等人有不同说法。陆心源、傅以礼均认为程氏节录本为二十卷，而耿文光则认为是二十一卷，与传说说法皆大不相同。

程氏节录本二十卷之说最早由陆心源提出，陆氏《汪文定集跋》云：“汪应辰《玉山集》五十卷，见《宋史·艺文志》，明初已罕传本，宏治中，程敏政始从文渊阁所藏摘抄其要，编为二十卷。嘉靖间，其乡人夏浚刻行之，嗣后藏书家所著录皆二十卷本，盖原本之佚名久矣。乾隆中，馆臣始从《永乐大典》辑出，凡文四百五十六首，诗五十八首，厘为二十四卷，较程本几倍之。愚按：《播芳大全》卷一有《贺郡王冠礼表》一首，卷六《谢转官表》一首，卷八《贺左丞相启》一首，卷十《贺中书林侍郎启》一首，卷十六《贺朱丞相帅绍兴启》一首，皆今本所未收也。”^{[6]584}

陆心源在《汪文定集跋》中两次提到程氏节录本为二十卷。不过，陆氏说“汪应辰《玉山集》五十卷，

见《宋史·艺文志》”显然有误,《宋史·艺文志》并未著录所谓的《玉山集》,陆氏此误实际是沿袭自《四库全书总目》。

关于程氏节录本的卷数,傅以礼也认为是二十卷。傅以礼《文定集拾遗跋》云:“谨案:宋汪应辰《文定集》,《宋史·艺文志》暨本传均未载。明弘治间程敏政于文渊阁得五十卷本,删存二十卷,嘉靖中刊行。嗣后只选本流传,原本遂佚。此卷从《永乐大典》采出,共二十四卷……归安陆存斋观察心源是集跋,据《五百家播芳大全书》又得遗文六首(按:应为五首——引者注),胪列篇目,见《仪顾堂集》。今检原书,具录全文,辑为《拾遗》附后。”^{[7][92]}由此可见,傅以礼也明确将程氏节录本视为二十卷。

耿文光所载与陆心源、傅以礼不同,他认为程氏节录本为二十一卷,另有附录二卷。耿氏《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云:“(《文定集》)一名《玉山集》,宋志五十卷,明初流传已罕。程敏政得内阁本,摘抄其要为二十一卷,夏浚刻之,附以遗事志传,凡二卷。”^[8]

事实上,程敏政早已对节录本的卷数作了明确说明,程氏《题汪文定公集抄》云:“玉山《汪文定公集》五十卷,旧有刻本,今亡,而秘阁本独存,尝请阅之,力不足尽抄也,手摘抄为十二卷如右。”^{[5][687-688]}据此可知,程氏节录本实为十二卷,陆心源、傅以礼、耿文光等人均误。究其致误之由,陆心源大概是把“十二卷”误作“二十卷”,傅以礼作《文定集拾遗跋》时,特地提及陆心源所作的《汪文定集跋》,则傅氏“二十卷”之说应是沿袭自陆心源。而耿文光“二十一卷”之说显然也是“十二卷”之讹。

3 程氏节录本的附录问题

汪应辰《文定集》程敏政节录本为十二卷已无疑义,但问题在于节录本是否有附录?关于这一问题,祝尚书、李冬燕二人均未作论述。实际上,关于程氏节录本的附录问题,史籍已有不同说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了程敏政摘抄的《汪文定公集抄》,此书包括正文十二卷,附录一卷^[9]。而清修《续文献通考》则云:“马《考》(即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应辰《玉山翰林词草》五卷,而《宋艺文志》(即《宋史·艺文志》)载其集五十卷,流传已罕。明弘治中,程敏政于内阁本摘抄其要,编为十二卷,又附遗事、志传

等文二卷。今据《四库全书》著录较多十之四五。”^[10]据此可知,《续文献通考》认为程氏节录本除正文十二卷外,还有附录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所载又有不同,该书云:“《文定集》二十四卷,宋汪应辰撰,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宋史·艺文志》载其集五十卷,明初已罕流传。宏治中,程敏政于内阁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能尽录,乃摘钞其要,编为廷试策一卷,奏议二卷,内制一卷,杂文八卷。嘉靖间,其乡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遗事、志传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从程本。”^[11]《四库全书总目》将程氏节录本的篇目一一罗列,可谓言之凿凿。

事实上,以上记载均有问题。程敏政所作的《题汪文定公集抄》并未提及节录本有附录,夏浚《刻汪文定公集序》则说:“此宋玉山《汪文定公集》也,全集五十卷,今亡,兹刻仅十二卷,盖学士篁墩程公摘抄自阁本者云。乃冠以廷试策,附以遗事若传,总为十四卷。”^①据此可知,程氏节录本惟有正文十二卷,附录乃夏浚所加。《四库全书总目》在罗列程氏节录本篇目时,认为程氏节录本包括“廷试策一卷,奏议二卷,内制一卷,杂文八卷”,而李冬燕也据这一记载,认为“(程敏政)以个人之力抄出十二卷,编为廷试策一卷,奏议二卷,内制一卷,杂文八卷”^[3],两者均误。据夏浚《刻汪文定公集序》所言,程氏节录本原为十二卷,“廷试策”一卷是夏浚刊刻此书时所加,又以遗事、志传作为一卷附后,这就是夏氏所说的“总为十四卷”,可知“廷试策”一卷并非程氏节录本所原有。而《四库全书总目》又说“(夏浚)又附以遗事、志传等文凡二卷”,亦误。查明代嘉靖夏氏刻本《汪文定公集》,正文实为十三卷,附录仅为二卷。此外,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云:“考嘉靖刻本正文十二卷,附录一卷。”^[12]此说亦误。

除《续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外,《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也著录了一部《汪文定公集》抄本,系清修《四库全书》时浙江巡抚采集,据称是“学士篁墩程公摘抄自阁本者”^[13],前引《四库全书总目》所提到的“程本”实际就是此本,但此书正文有十二卷,另有附录二卷,实际并非程氏节录本。又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程敏政节录本“编为廷试策一卷,奏议二卷,内制一卷,杂文八卷”,“嘉靖间,其乡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遗事、志传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从程本”,可知《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著录之本实际是据

夏氏刻本而抄写。

4 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汪应辰《文定集》大致结集于元末明初之际,它的版本则可以分为4个系统:一是五十卷本,即程敏政所说的“秘阁本”;二是程敏政节录本,为十二卷;三是夏氏刻本,为十三卷;四是《四库全书》本,为二十四卷。其中五十卷本和程敏政节录本均已亡佚,实存夏氏刻本和《四库全书》本两个系统,现存《文定集》的各个版本基本是由这两个系统衍生而来。关于程氏节录本的卷数及附录问题,史籍说法不一。结合程敏政《题汪文定公集抄》和夏浚《刻汪文定公集序》的记载,可以确知程氏节录本为十二卷,且并无附录,清人所谓的“二十卷”“二十一

卷”两说均误。

自夏氏刻本《文定集》行世后,程氏节录本已颇为罕见,而后世著录的所谓程氏节录本,实际大多为夏氏刻本。清末之时,程氏节录本似乎尚存,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叶昌炽在京师购得一部《文定集》,叶氏日记云:“(六月)初四日,至琉璃厂,遍游书肆,架上寂寥,其直倍蓰,与庚辰入都远矣。惟购得宋《汪文定集》一部十二卷,明程篁墩节录本,初不欲取,因有明善堂藏书印,出自怡府(即怡亲王府——引者注),存之。”^[14]叶氏明确说自己所购的《汪文定集》是“明程篁墩节录本”,且卷数也与程敏政节录本一致,据此来看,程氏节录本在清末之时仍然尚存。但民国年间,程氏节录本已不见于诸家藏书目录,亦未见公私藏书机构有收藏,则程氏节录本可能在清末或民国时期即已亡佚。

注释:

① 夏浚此序见于嘉靖刻本《汪文定公集》,后收入夏浚《月川类草》卷五。

参考文献:

- [1]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八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882.
- [2]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9:942-944.
- [3] 李冬燕.汪应辰文集版本源流考[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0(5):7-10.
- [4]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卷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09.
- [5] 程敏政.篁墩集:卷三十九[M]//永瑆,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6] 陆心源.仪顾堂集:卷十八[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5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7] 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卷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8] 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百十五[M]//中华书局编辑部.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九.北京:中华书局,1993:996.
- [9]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82.
- [10] 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九[M]//永瑆,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98.
- [11] 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5:1363.
- [12] 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M].北京:中华书局,2005:390.
- [13] 沈初,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壬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73.
- [14]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卷三[M].台北:学生书局,1964:97.

作者简介:廖章荣(1992—),男,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历史文献学。

收稿日期:2018-01-02